含經堂集

含經堂集卷三十目錄

題跋

含經堂集卷三十

崑山徐 元文 立齋著

題跋

題曹陸海飲中八仙圖

杜老飲中八仙歌脫絕畦逕直寫諸賢本色使邈世絕塵之槩曠然於讀者之心真絕唱也因憶蘭亭修禊右軍序之而係以圖西園集宴伯時圖之襄陽係以記凡良儔勝賞往往遇像寫形用示來者而此八賢實同時歡暱等契共情乃繪跡靡傳獨今此歌單行良可歔慨余同年曹陸海逸才雅操方躅曩哲命工作是卷屬余每圖之右各書本詩余兼採諸賢逸事綴之章末庶

涉攬遺趣曠然增懷異世風流若或披接于陸海尚友之意應自有當圖之所設雖不過古人之形模而陸海之所寄托固已在翰迹之外矣

題朱南屏壙志卷

朱子鳴玉爲其大父乞壙志於侍郎曹公大學士呂公而又各錄一通屬交識題識以彰幽微何鳴玉表揚其祖父之勤也從來子孫賢善必推本祖德韋氏赫矣之篇子安俾彼之作雖復遠禰曠宗猶勤闡述况親在緦間者乎是以謝侯述德遠圖著詩文家采之謂爲傑構既表前人之貽謀亦驗後賢之繩武蓋披根識條溯源知流自然之理矣今南屏公遯世厲俗與指訛攜手偕

隱清風潛德含藴如彼而鳴玉特善表揚其祖父固有以知根源之深厚也鳴玉之執是卷也良勝自作述祖德詩矣

跋楊忠烈公與王軒麓司馬往復書

此長垣大司馬王公暨楊忠烈公往復劄蘖正熹廟時事也忠烈疾風勁草比陳寶尤烈而司馬公周旋患難有何顯之風焉不二十年丁國難司馬亦潔身而死嗚呼兩公相得豈偶然哉

跋石鼎聯句

石鼎聯句詩世多疑退之假託考亭亦謂然而或者見列仙傳有軒轅彌明又張南軒稱堯山祠有彌明詩刻

遂謂實有其人要之皆出附會未足信也聯句詩多所刺訕詞指居然可知豈眞訕侯劉者哉

跋思玄賦

平子爲侍中諷議帷幄見嫉于中常侍乃倣離騷作思玄之賦觀其上下六區寄娛無所亦猶四愁之篇側耳環望流涕煩冤噫何其悲也跡平子所處雖阨於讒非有哀猿窮鳥之困不過田歸一賦便足逍遥自如何至跼天蹐地若是不知平子非徒自傷也乃爲世道慮也詩有之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平子之謂乎

跋昌黎雜說

龍之爲靈也千里之馬之絶塵也然或失其所憑依不

遡夫知之者則邪免於困是以有魚服之辱鹽車之厄
況士君子而無得爲之資不見知于世安所藉以展其
蘊力邪若夫國家之用賢才則猶龍之乘雲而伯樂之
御名馬也得之則榮失之則悴又可簡棄乎哉韓子之
言多自喻其指切而其義博故并著之

書班孟堅賓戲跋

設難之作防於曼倩若子雲之篇步趨而已孟堅有述
矯二家因時之旨而歸之於修志味道可謂知言之選
故書之

又

此雖假設客論亦必當時實有譏嘲勝誚者故諸賢因

自攄其雅志以解世譏之惑夫人各有懷知者殆寡浮俗淺見固難以測傑士之所爲況重以讒疾蒙讒鑠黃金而成貝錦者邪宋大夫之對楚襄王其詞則夸其義則篤君子殆不可以不察也

酷拙賦

自古美盛治則云無爲稱吏道則云不煩政令滋章盜賊多有簡書日煩官方愈僞故曰以智治國者國之賊未有澆淳散樸而可以爲治者也夫巧源一開其端無窮獻諛者變而益工干進者趨而彌亟犯禁網則蒙蔽深長官邪則貨賂盛行小慧者蓄大姦徇私黨者背公義鬻獄弊政眩紫惑朱貪冒者以廉白名險殘者以能

示効擧世營營盡欲快其意之所欲得而其害皆中于國是陷于人心而溺於風俗噫俗之流也將安極乎周子所謂天下拙刑政徹誠採本之論矣

書送窮乞巧文跋

退之送窮子厚乞巧皆寓言以明志其指一也然退之自詭其名百世不磨而子厚至欲易頑顔爲姿媚變吶舌以工言不惜突梯卷臠期見賢於世雖憤嫉流俗之辭吁亦甚矣韓子謂惟乖於時乃與天通誠幾于道者之言士君子之坎壈不得志者可不厚自勉邪

書博弈論跋

吳太子和以博弈妨務命侍臣八人各爲論而中庶子

韋昭之作掞善和以示賓客則此篇是也時蔡穎雅好
弈亦侍東宫故以此諷之夫手談坐隱雖前賢不廢然
費日勞思不益於用何可耽也昔王隱之規軍諮陶侃
之語賓佐未嘗不疾没世而無聞引惜陰以交厲此與
弘嗣所稱日昃待旦正同讀其辭者可以知所誡知所
勉矣

跋所書鷦鷯賦

茂先初未知名作鷦鷯賦以自寄阮籍見而稱之曰王
佐才也由是聲名始著茂先當作賦時尚未見用已慨
然有見夫矰繳之足懼而羨微禽之足以自樂亦可悲
矣夫櫟社之樹商丘之木皆以不材終其天年而任梁

棟梁器用者雖在深巖邃谷不免斧斤世之懷寶負姿
嬰世涉網而不見逼畏者寡矣豈勝歎哉康熙壬戌初
秋

跋所書淵明感士不遇賦

自古才必見阨忠每名疑抱白玉以徒悲指蒼天而莫
信士之不遇豈一端也賦之有作權與並焉暢其旨者
其淵明乎慨直道之稀安慇受謗於至公疑輔善之爲
虛訶感昧之難測而歸之於固窮守拙欣然歸止何其
言之切而多旨也噫士君子亦安於義命而已軒冕之
榮或適爲恥緼袍之困何必非樂安能委曲希世以求
夫籠門者哉康熙壬戌冬日

跋嵇叔夜絶交書後

叔夜雅性曠逸不堪羈靮其自信甚審若絶巨源直是道其意中語耳豈計司馬昭聞而惡之哉魏氏春秋謂康非薄湯武是以見惡實未然也昭父子方欲飾爲禪讓豈惡夫譏湯武者徒以其志節高邁不立權臣之朝而又負天下重望顯明臧否託姻晉氏隱然異趨非有嗣宗游府內與朝宴驩宜其蒙嫉也巨源之欲舉固出樂推叔夜之辭絶亦非矯讓晉魏之間乃猶有推轂名賢脫屣高位若二君子者可尚矣夫癸亥春日

跋大鵬鳥賦

太白盛才拔萃不屑流俗每有抗霞表出塵外之致覩

其處漆園之寓言引鵬鳥以自寄何其快也彼於世數數然者一譽則動一非則沮樽樽入網齪齪規時神衰意綏豈能知夫積風之厚而圖南之樂也士君子不在於己不徇於物其亦有超然之志浩然之氣而可哉癸亥夏日

跋愛蓮說

自昔詠菡萏賦芙渠者莫不美金塘之照灼偉丹葩之星離麗句腴辭徒傷夸豔豈若濂溪數言盡茲花之勝哉夫物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樂山樂水之說非歟不可謂人盡不好山水也濂溪之愛蓮也濂溪之所以為愛也他人雖愛之吾不敢以為愛也甲子七月

跋所書罵尸蟲文

三彭之伺人道家多言之至今有守庚申者是不可解既托於其人以爲命乃反伐其身以爲禍既其靈足以通於帝閽乃不爲人福而專爲人害既務讒人以取諂說乃蕩蕩上帝而惟其言是從宜柳子疑之而復責數之且欲誅而逐之也夫忠正之逢殃而回邪之被福自昔然矣得非彼尸蟲者實爲之祟噫尸蟲亦可畏矣哉

甲子冬

又跋愛蓮說

周子庭草不除或問之曰看得與自家意思一般凡卉如此況心實如蓮花者哉學者讀周子之書見得周子

胸襟灑落氣象則可以觀物矣乙丑三月

書易經四卦跋

康熙乙丑春日

上試諸詞臣於　乾清宮吾伯兄詹事與焉

上屢召至御榻曲垂諮訪

上曰易理精微試言其略伯兄對曰易于天道人事無所不該而其尤切於世道則上經無如泰否二卦下經無如損益二卦雖有聖主必賴賢臣以為佐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然後為泰反是則否人君能親賢遠姦而上下交孚事無壅蔽則泰可長保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上則在下取於下以奉上猶鑿墉之址以益其高

豈不爲損誠能薄稅斂蠲租賦布德施惠藏富於民則民自饒樂而君無不足豈不爲益體此四卦而謹於幾微驗之政事唐虞知人安民之治不越乎此

上大稱善歸以語元文元文不勝欣躍昔陸宣公奏狀嘗備陳四卦之旨至爲肫切吾兄學術之正與夫忠愛之篤與宣公正同元文雖弇淺無似亦深受教於伯兄矣往者濵逆蕩定之時亦嘗爲

上推言泰卦之義而進頌惕咨儆之説然豈若吾伯兄倉猝奏對數語爲得其要而且包舉靡遺也當此

聖人在上吾伯兄他日佐理太平將終持是以資黼座之萬一而致君于堯舜奏治于唐虞有日矣元文以

故書此四卦爲卷獻于伯兄而記之如此鄙情喁喁蓋有厚冀云

書宋廣平傳跋

宋廣平嚴直鯁正不難守職以抗至尊況於權寵詎肯苟再依違觀其告張說之言謂將與子同死其對天后亦云誠激於義雖死不悔惟不自恤其身是以能力排奸倖成千古正人輝耀史乘不然容身持祿之念怵於中雖纎利微害亦趨且避之其不哫訾栗斯而流爲小人者鮮矣然廣平雖積二張之怨竟以得免三思肆擠亦僅外遷卒之踐台庭享壽考乃至致政居洛迎謁乘輿猶蒙詔親王勞問垂賜藥餌何其幸也吾伯兄生平

蔡廣平為人命爲書唐史本傳因附識於後康熙丁卯初秋

跋所書養生論絶交書

坡老書叔夜養生論至於十數而松雪翁好寫絶交書予并而書之字體疎陋不敢望二賢萬分之一亦聊以自娛爾丁卯九月

書潘炎序後

此篇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宴集而潘炎爲之序僚友意氣之和熙世風流之盛于此可以想見

書李蕭遠文跋

窮達有命雖孔孟亦無柰之人豈能違時也李蕭遠稱

身可抑而道不可屈位可排而志不可奪又云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衆必非之志士仁人蹈覆巫而不悔又云善惡毀譽流於千載天道鬼神灼乎可畏雖以命爲斷未嘗不用禍淫垂戒昔矣夫是言也蓋蕭遠性介立不能和俗故其持論若此若劉孝標惟命是委至從星澍雨亦策謂藉是立教不信以爲實其亦過矣乃反謂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豈其然乎

又

蕭遠言聖人樂天知命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而又極言希世苟合邀絛戚施之可恥誠可謂之知言然其

曰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途求成其名而歷謗議于當時夫君子之守義信道不狥時俗不恤患禍要在孤行己意所安而已遂志則有之何求名之有務于名而爲之將爲欺世市譽之漸其害道有難勝言者不可以不辨也

跋所書廣絶交論

朱公叔惡朋私之背公感薄俗之澆僞著論矯世甘絶賓游而孝標廣之區爲五交表其三釁可謂探賾隱之深衷備翻覆之變態矣然世又有被德懷仇棄恩畜禍者非鄒陽之存君親公羊薦友引劉班而入朝右逃爾噬人反戈矛以相尋樹荊棘而得刺假使孝標聞之尚

不知若何憤涌若何灑淅彼忘綢繆之夙好㶿孤煢其

若道自是流俗恒態不足有云者矣

跋所書養生論

中散本發𮗚人不侈言神仙能致而苐謂導養得理以

盡性命可用延世永壽且備言一怒侵性一哀傷身叢

爾之軀外内受敵欲使人收樹養乎艮農愼衆險於未

兆何其意之厚而詞之切也若夫外物不存醇白獨著

曠無憂患寂無思慮守一養和無爲自得則豈徒養生

哉雖聖人之道不外是矣

跋所書前後赤壁賦

兩賦多達人之言蘇子襟期灑然略可見矣張氏墨莊

漫錄謂黃之赤壁本赤鼻磯非公瑾敗曹軍處此無足為文病也

跋所書文賦

士衡工為文辭故深識甘苦自言得作者之心而曲盡其妙洵非夸謬也夫非知之難能之為難固矣然苟非能之亦豈易見其源流而備其得失變化哉劉氏雕龍討覈詳致若夫簡而能該則茲賦為勝也

跋所書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

善夫王子淵之言有聖智之君則必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然則所患非其龍虎耳果龍虎矣安在無觸石之應獵葉之微哉漢高祖奮起草間遂

定鴻業一時諸臣傅翼攀鱗並展勲績可謂盛矣非髙
禮豁達善任烏能使羣策群力爭趨競效若是至夫叔
孫之定朝儀卒襲秦故無知之進由逆遡無他蹊而士
衡乃厠之定天下安社稷之列得非過乎

跋所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漢末三方鼎峙非藉賢才何以立國其時策力並效多
出羣之英亦由經營霸業各求其臣故也袁彥伯所取
諸賢魏得九人吳得七人而蜀取四焉諸戮力戎行貔
虎之將干城之選皆不見錄可謂嚴矣夫才之爲難夫
子所歎若夫王佐之才則尤千載不輕覯諸葛武侯自
命管樂然實非三代以下人才所易幾及蜀能用之志

雖不就足增光漢業嗚呼盛矣

跋柳子厚斬曲几文

子輿著枉尺之戒轅公抗阿世之規是以古方直之士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誠惡而絕之也子厚之斬曲几足以儆夫世之側媚徇物者昔漢叟病機事之害道則聞桔槔而忿之元子信圓轉之妨義則出嬉具而焚之夫惟君子慎微防漸當如是矣

跋毛穎傳

昌黎作毛穎傳人皆大笑以爲恠柳子厚極爲之辨至數百言則時論之譁可知而舊史直云譏戲不近人情文章之最紕繆者此真輕于詆訶不自量者也洪慶善

謂其流出於莊周寓言善矣所稱貧不訓勞以老見疏此必有所感託而云豈漫作者哉

跋所書張景陽洛禊賦

禊事之盛莫過於晉宋間大要冠蓋鱗集士女霧會不獨文人騷士修觴詠之樂已也觀景陽洛禊之賦略可想見析波浮醴豈眞足以延休吉而蠲痾疾若右軍之敘幽情與公之齊達觀則庶乎得之矣

書黃文獻公語錄跋

周子發明太極之旨與孟子言性善同功而通書又與太極圖相表裏主靜立誠欲從事斯道者舍是無由矣黃文獻公生于何王金許四先生之鄉以儒自奮故其

書親切簡要而無流弊足以羽翼聖道矣乎康熙己巳初秋

試筆偶書

閔子明曰君子闢小人闔故名泰反是則否作易者其闢君子而通小人之闔也然君子常不能勝小人故泰常少而否常多觀泰之九三而否形已露可見矣聖人著艱貞之辭有深戒焉有心世道者安得而不懼也康熙庚午春日試筆賈沈生遐豪便紙於此

跋書與陶子師詩卷後

予師不多爲詩而深識詩人之旨自漢魏以來皆能辨其源流而審其得失嘗欲删唐以後之詩爲一編而未

暇以爲世之可與言詩者宜莫予師若也予于詩未有所窺而予師平時顧毎賞予詩適聯舫南還請書小卷因錄詠物舊作鄙之衢巷之謳謠候蟲之吟響知不足當綦事小史一諷誦也康熙庚午七月望後二日舟次東光識

書王子淵頌跋

歲庚午之秋七月旣望放舟南歸及於青縣時爾鑑舅偕行乞余書長卷適讀漢書王子淵傳遂爲書此子淵被徵至京師見命作頌宣帝之意未嘗不謂庶幾得賢也然帝雖明淵雖才何足以當此若其述利害之多致敘人馬之相得以及遞鐘烏號之喻順風大鍪之指誠

有味乎言之也夫賢臣不必遇聖主聖主自必得賢臣雲風之從龍虎易固言之矣子淵之言亦所以為勉也詎第薄偃仰與煦噓斥彭喬之絕俗為納規而獻益邪爾鑑讀書論世謂余言何如

書柳子文跋

書有之臨下以簡又曰安民則惠善為治者齊政不易宜修教不易俗是以曹侯去齊戒後相以無擾漢章降詔稱劉方之不煩未有擾且煩而可以為治者也柳子謂養樹之術移之官理善矣然彼趣耕織而勉字育其意未嘗不勤民也世之吏曾有一小民之衣食生聚在其慮中者乎無所謂憐也裀之而已柳子嘗言吏怠其

事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夫盜非徒搰篋擔囊也彼務逞其苛暴以恣睢而自快者皆盜之腑人肝而吮人血者也故夫擇吏不取仁人長者而屬之武健嚴酷之徒是無異於使狼而將羊養雞而畜豺皆可勝道哉此自柳子所知而未暇論故附及之時康熙庚午八月既望舟次夏鎮其地蓋山左江南之界云

又

噫嘻士大夫之爲市道交也久矣譚拾子馮生之告孟嘗並以市喻廉將軍之客亦云利交相尋波瀾反覆是以翟公勒門彭侯壞閣子長見汲鄭而興悲孝標感彦升而思絕誠惡之也雖然彼往來于市者朝則側肩莫

而摔臂如是已耳非有所謂如醴而壞者也樹荊棘而得刺者也谿谷不能踰險鬼神無以究變者也磨肌戛骨吐出心肝而賞吾讎冤者也然則市道交猶愈焉矣何意市乃有宋清氏其人者邪彼受焚券之惠者及得志交致餽問是亦能不負清者豈其激于清之義而然與抑見夫衆皆然而難以自異與不然何世之報睚眦者多而訓德少也讀柳子之文不能已於三歎矣

書柳子三戒跋

柳子嫉時俗而爲言其所比類深中然世亦麋鼠多耳安所得怒彊者哉有之而復惡之是虎終宜哮闞不可得而犯也以虎之桀雖不出其技必不終疑畏而舍之

也蹄不蹄同歸於糜而已孰若蹄之猶足動君子之悲也

跋斷酒箴

此庾仲初斷酒箴也剖尊破觥未免過絕過甚要是矯枉不得不然余少於麴生殊有情然惟對客深酌未嘗獨舉杯斝晚既多病不期屛而自絕每追憶曩㬠厭厭之飲未嘗不憮然悔之也吾汝嘉表弟酒户素大頗豪於飲雖無酣身濡首之失然非衛生之道余常切誠之適出紙索書因錄此箴用申鄙指昔范泰嘗勸王忱節飲忱咨歎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汝嘉倘亦謂然乎

書韓昌黎月蝕詩跋

康熙庚午八月十有六日過夏鎮泊新開甲夜翜㳂甫能從者報言月蝕余憶昌黎所删玉川子詩未能盡舉答頗有記者相與足成之翦燭錄之於紙既竟則月光瑩然復如水鏡矣其明日遂識于其後

跋書脩禊詩序卷後

余在京師十二載過禊日十有一得會羣賢者九會則有詩而祝氏莊圍凡再至吟眺獨適故皆有序紀其事舅氏大雲先生見之恨未同游余因爲書其詩幷序于卷贈焉並覽之下當不翅共泛輕舫而臨清瀨也余少宦情留連轂下無論任職投閒亦有歸與之志解禊之作往往不能隱其情今歸矣其匼之濱淞江之側一

觴一詠吾知先生必不能惄然舍予也

跋江文通賦後

小園然雲閣之北有池焉素植菡萏每清晨靜宵丹葩碧葉並展芬馨襲人肌袂常坐止其中甚樂也留都下一紀池內菰萍已滿莫從得花今春始種藕其中慈乍發即没于淫潦蕪晚花之吐艷未可期文通自言有蓮花一池愛之如金余雅不愛金故亦無金可愛所寶惟珍木名卉耳而園中芳樹半摧於霜雪即此蓮花欲還故物曩時可觀竟不能得蓋造物之靳我以幽賞如此讀文通茲賦能不慨然者乎

跋所書四箴西銘

克已之功務在遏絶非禮非禮既去然後仁體湛然清明而日用之間流行莫非天理程子四箴發明最切故朱子載之集注又編入近思錄無非欲學者熟復而深繹也若張子西銘則確見仁體實有諸已而以誠敬存之其言至純其指綦要程朱皆亟稱之尹和靖曰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即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已便是能盡此道總之皆求仁之要程子之箴張子之銘所宜參觀並究吾仲兄潛心正學有得於此久矣因命元文并書於冊時康熙辛未季夏

跋惰蠅賦

此六一居士之作其形容青蠅之情態盡矣蠅與蟲同

爲患於暑月而蠅見惡於人尤甚豈不以蟁潛虐於昏宵而蠅公肆於清晝且亂黑于白蒙潔以汙無噆膚之痛而其害過之有似夫讒人之罔極是以周大夫刺其止樊護少卿憂夫積矢誠審乎害之酷也蠅尤多於北蟁尤甚於南當盛夏之月正天道生長暘遂之時而此二孽蟲禍人於几榻之間膚革之際其亦毒矣乃北又有蝎蚤之屬南又有虺蜴蜈蚣之屬使人曾不得一地之安一境之適吾不知造物何意也康熙辛未六月病中患暑困於蠅蟁因感兹賦錄而記于後

跋所書傅咸潘岳螢火賦

腐草化形猶能自照況乎士君子而可無章身之具者

哉誠闇然而脩當晦愈明不以冥冥墮行則暉吉之光而有耀詎特宵行之熠熠哉非是有愧丹鳥多矣長虞安仁之作各有所寄能即以小類大故幷録之云爾

跋歸去來辭

淵明雅志恬素脫落塵滓隨於所遇莫不自得蓋近夫知道者觀其所述有家庭之驩尊酒之樂庭柯足怡倚窓自放出雲歸鳥具可悅心東皋西疇無非寄暢琴書逍遥丘壑暇邀身既遺世物不役心諒寓形之無時樂天命而待盡斯誠性情之至適而園廬之極娛矣昔潘生之賦閒居因雖是道即平子歸田所尚高矣烏能及淵明之學歸哉竊謂斯人之樂非徒能之者鮮其知之

者亦不易也余諷詠斯文每愛之慕之嘗書之於卷綴以五言陶子子師見而請焉遂舉以贈今重書此紙要以志區區之鄙歎羨不忘而已

跋平淮西碑

昌黎之作煌煌典冊輝耀今古乃當時讒搆之辭一見傷害遂不免長繩拽碑麤沙磨字何其痛也夫弃周鼎而寶康瓠由來有之獨是姚寶臣自命知言乃亦舍韓篇而取段作何邪善夫義山之詩曰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東坡亦云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足為吐氣也已余屏跡窮邨偶讀韓集適伯兄司寇為維岳顧君索書維岳好古善品鑒為寫此碑

辭贈之恨不能遂書萬本使右手成胝如義山所願耳

跋所書白鹿洞賦

朱子白鹿洞書院所揭諸楣間者自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以及修身處事接物之要莫不備具而諄諄道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在於修身以及人而不在記覽詞章聲名利祿其言切矣而又作賦以示學者所謂明誠兩進敬義偕立則亦不外于楣間所揭之指而于志伊顏薄青紫尤惓惓焉夫學不求諸已而狥於物大本既失更學何事凡務記覽詞章釣聲名取利祿則皆狥於物者也況乎流及末俗又祇以利祿為念并所謂詞章聲名而弃之者哉予嘗以壬寅歲被使豫章選經

匡山游白鹿洞下見蔚莢滿目棠宇僅存歎獻憑弔久之今又三十年矣卒不聞有書勢爲意振而興之者是可慨也夫

跋唐摹十七帖

閣帖二王書多闕斷不可讀此帖所收文義完好詞旨蕭散想見昔賢高致文皇時右軍書盡在御府此尤是最佳書經虞褚諸人選擇又入石最先亦帖中鼻祖也章子厚言米元章逐字翦截以易書盡則知北宋時已自難得宜西銘什襲寶之耳

跋古詩十九首

古詩雖相傳爲枚乘作然疑未能明文心雕龍云古詩

佳麗或稱枚叔孤竹上一篇則傅毅之詞玉臺所載惟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八篇則以爲枚乘作而郭茂倩所輯樂府錄孤竹上東門二詩第云古辭而已李善謂詩有驅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則辭兼東都要之雜兩漢之作五言之祖也詩品謂其源出於國風善矣余病夫世俗所謂塡詞者取古詩樂府及唐賢之作命童子歌之而此詩首被弦管音節舒雅居然諧飾溺聲䆃泲之時非得茲遺響其何以洗之乎辛未七月

書元夕詩䟦

丁卯元夕之會在坐者三十餘人惟予及王子令貽有詩予又爲序宗人彥通詩既脫藁見余作輒棄去其他皆非戊當時恨未命金谷之罰叔韙進士屬余書此經年始得應之屈指良宴相距已五載衰病日侵當時精神興會銷磨畢盡百不存一書罷爲憮然也辛未七月既望

含經堂集卷三十

含經堂別集卷上

制草

又一道

福建將軍伯佟國瑤祭文

浙江提督陳世凱碑文

含經堂別集卷上

崑山徐　元文　立齋著

制草

恭擬大清會典序

朕惟自古帝王憲天出治經世宜民莫不立之章程允釐庶績二帝三王之成迹略見於尚書周禮唐虞以九官四岳十二牧綜理內外而周則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並以時亮天功阜成兆姓責有攸歸斯秩胥就理上古之世其事簡其辭約故見於書者祇咨命數言而賦政任功之意周禮蓋詳焉沿及唐宋做為六典輯為會要皆本斯意明初撰諸司職掌其後因之勒成會典雖累

代制作未必盡當於二帝三王之所以爲治者要皆舉
弘綱詳細目變通因革亦各其宜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戡亂救民當草昧締構之初而
法制惟新規模大定
太宗文皇帝繼之彝綸以武彝經以文典則科條次第
釐舉
世祖章皇帝同風六合徧德萬邦府修事和聲教洋溢
凡所以丹青至化潤色鴻業者郁郁彬彬粲乎備矣朕
嗣歷服三十年於茲夙夜兢兢纘承
祖考憲章前謨以仰遡乎堯舜禹湯文武致治之隆軌
時飭群臣勤修職業凡建一事布一令務期上弗戾於

右下克誠於民酌劑討論其難其慎然後付所司奉行
夫朝廷之規制損益無一不關於黎庶大中之軌立則
衆誠不渝貴一之法行則民聽不惑制治保邦之道惟
成憲是稽不綦重歟用是特命儒臣纂輯會典綱維條
格甄録無遺終始本末粲然共貫庶幾
列聖之神謨睿慮大經大法炳燿日星而遵道路者得
有所據依矣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有之其
爾典常作之師我國家典章完具視前代加詳悉皆本
之實心以相推準而非緣飾虛文鋪張治具自今本支
百世惟良法美意相與恪遵無斁官治民察以躋斯世
於隆平萬年無疆之休將於是乎在矣可不念哉

恭擬祈穀壇祝文

臣纘承鴻業撫育蒸黎惟貴粟重農孜孜先務荷
天之眷歷紀順成率土元元久沾樂利頃者歲行在巳
旱暵為憂幾甸之間阻飢尤甚臣目覩災饉閔此窮黎
宵旰無寧中情惶惕殫心拯濟罔敢暇寧覿時閱三冬
同雲鮮應側席滅膳倍篤焦勞茲者候屆上辛由功肇
始伏念
天心之仁愛軫民力之艱難苟非錫兆豐穰何以得俾
康乂敢因祈歲促竭悃誠冀昭示之精虔荷
穹蒼之鑒格謹率臣僚以玉帛牲醴粢盛庶品恭祀
上帝伏祈右茲將孚時若雨暘川觀百穀之成沛洽三

祺之慶

恭擬天壇禱雨文

臣仰承 眷佑綏育黎元宵旰兢兢罔敢怠逸惟兹雨暘時若民物阜成乃者仲夏已臨甘霖未沛閔兹農事怵惕靡寧深慮眇躬涼德政治失宜在廷百職未能靖共爾位克殫乃心致此亢暘憂及黔庶今耕夫懸耜播種後期艱食堪虞雲霓望迫若非仰祈穹昊何由俯慰民生用是祗肅齋居兼勵卿士寶圖滌祓共竭精誠謹以牲帛醴齊粢盛虔禱 郊壇伏冀昭鑒微忱立施解澤俾三農之普利庶億兆之咸休翹首鴻慈不勝顒切謹告

又

臣統御寰區垂三十載孜孜夙夜惟思康乂民生荷
天之休頻歲豐稔乃頃者自春徂夏旱暵踰時閔彼農
功憂懷莫釋齋居靜念兢惕不遑率勵在廷共圖修省
固已潔誠祗祓上告 郊壇累旬以來旬服漸得祥霖
畿輦尚遲甘澍三伏既居怵跂加深覩炎景之赫曦倍
中心之焦灼西成聯息何望有秋側席殷勞不寧啓處
伏念
天心仁愛黔庶冥頑忍見窮簷罹茲災眚用是迫切呼
籲彌竭精誠謹以牲帛醴齊粢盛更申虔禱伏冀 洪
慈曲垂 降鑒佇霑渥澤之大霈俾下土其咸蘇瞻望

恭擬　皇后冊文

皇帝制曰朕惟德協黃裳王化必原於宮壼芳流彤史
母儀用式於家邦秉令範以承庥錫鴻名而正位咨爾
皇貴妃佟氏乃領侍衛內大臣舅佟國維之女也系出
高閎祥鍾戚里矢儉勤於蘋掖展誠孝於椒闈慈著螽
斯瀬予洽均平之德敬章翬翟褆身表淑慎之型夙著
懿稱宜膺茂典茲仰遵
慈諭命以冊寶立爾為皇后爾其祗承景命善保厥躬
化被蘩蘋益表徽音之嗣榮昭璽紱永期繁祉之綏欽
哉

恭擬　孝懿皇后謚册文

皇帝制曰道弘地載六宮資陰教之修化始人倫萬國仰母儀之重壼闈擅媺音足嗣於前徽圖史流馨德常新於弈禩皇后佟氏英鍾戚畹瑞衍名宗克秉淵心協女箴之婉娩式昭玉度本天賦之温莊自嬀水以嬪虞比周京之纘女佐晨昏而將敬勤著雞鳴溥蘭育以宣慈慶貽麟定仁能逮下木樛曲以堪縈志在進賢荇參差而必采世方逢乎豐豫儉德滋彰名已冠乎宮庭謙懷彌篤佩環有節恒辨宵衣織紞惟勞允師內職二南之風繼軌九御之勵傾心乃正坤維洵推哲配禕褕初御方期延祉於長秋緫帳旋陳遽悼韜輝於永夜雖此

日之芳華易謝而千年之令譽靡窮考古維章稱兹顯謚聿煥丹青之采丕揚金石之光特以冊寶謚曰孝懿皇后於戲溯淑型於桂館媲美姜任播嘉則於瑣編垂聲穹壤榮哀具備寵渥祗承

恭擬　孝懿皇后祭文

緹宮深肅列芝蓋於秋原翠幕蕭涼閟玉衣於宵殿露霏霏而始白素節堪傷火熠熠其已西頹光何迫設清尊而致奠撫雕几以伸哀惟皇后雍肅垂型柔明作範揚蘙景胄既率禮而稱詩被敎彤庭益含華而斂寶播嘉徽於采荇貞靜成風昭淑行於塗椒溫仁衍慶履豐思約省盤帶以褆躬處貴能謙比圭璋而協則乃舉正

名之典聿酬修德之勞肇被光榮暉正同於夕曜俄嬰
慘戚芳遽萎於寒霜指天路以何期痛人寰之永隔嗚
呼瑶齋寂寂遂邈音容碧海沉沉空餘想像玉瑟既輟
豈哀響之能彈寶鑑云亡竟光儀之不復商飈未老颯
爾生悽炎暑當闌樊然含鬱六宮淚墜絪遺惠之難忘
萬户心摧觸悲情其何盡苾芬在薦歆格斯期

又一道

彩散軒星悼明霞之易沒光淪璧月悲修夜之不陽移
緺駟於郊宮空留象設杳青鸞於雲路難返靈衣屬黟
素之當除奠八筵而增惻惟皇后德章彤管瑞應瑶筐
沛淑問於川流振芳規於玉映敦仁秉禮夙協女箴體

順含章羣推婦則奉
重闈而鞠衆子孝以成慈親紃組而御絺綌勤躬示儉
惟母儀之備美錫鴻號以褒崇寶璽騰華方賴椒風之
助珠襦閟采遽興薤露之歌秘殿簫彫飾芬已歇秋庭
梧墜涼景猶新撫遺挂以徘徊望空幃而歎息嗚呼悠
悠丹旐神也何憑冉冉雲車靈兮安駕金缸微暖鳳吹
曉以鳴哀玉座增涼蟬吟風而咽轡嗟何為而易謝已
越旬時珮庶幾其重來還陳禮薦孚茲醍醴格此雕筵
又一道
寶冊晨輝嘉命正頒於禁籞瑤階夕黯芳型遽隔於軒
垣玉露初零悼華蕤之忽隕銀河乍耿當節序之方悲

列雕俎以抒情覩黼帷而增愴惟皇后安貞成性淑慎
持躬名閥挺生夙協珩璜之則
重闈有喜善襄寢膳之勞必敬必勤早見名騰蘭掖克
仁克儉羣推德冠椒塗惟令譽之日新賡徽音之足嗣
禮彰翬翟允率六宮詩詠鳲鳩能均七子乃承
慈旨俾正位於璇闈已遘沈痾遂游神於碧落霄扉月
掩寶瑟空陳秋殿風淒珠奩莫啓興言淚貫踰愴心摧
嗚呼筵几儼如音容安在練衣不御撫芳佩以猶新金
輅長辭望采斿其徒設屬桂魄正圓之候追想清暉臨
謚磬始薦之時緬懷靈爽特期來格慰此哀忱

又一道

玉階秋寂驚社燕之初辭碧殿宵清聽靈虬之乍永肅彤幃於郊甸容衛空陳繹縞經於班聯哀恍猶切慨音儀之漸遠託芬苾以抒情惟皇后應地居貞承天體順當翟敍之初御德巳懋於六宮追嬀汭之新膺望允孚於四海桑壇布靄有待親蠶蘋澗登馨方資薦豆何朱絲其遽斷遂紫掖之終違

聖母顧而深憐憑軒滋戚諸子愴其盡痛遶緋同號旐組飄飄忍見千官祖括帷燈顆顆愁看九御汍瀾神一往而不還時屢遷而何極秋陰既半惜蘭桂之彫殘月御將周感盈虧之代謝嗚呼宵衣頻警詎忘鳴珮之勞耠服初更彌憶爲絺之儉巷簪安在竟杳容光房樂徒

懸無閒雅奏兼榮哀而相襲奄爾崇朝一俯仰其已陳
邈焉終古不勝餘悼庶格芳筵

福建將軍伯佟國瑤祭文

朕惟國家表揚功閥褒勵勞臣英聲既炳於軍中異數
必隆於身後銘以鐘鼎頌之鬯卣所以備榮哀之典而
全終始之恩也爾佟國瑤系本忠貞才優果毅承剖符
於累葉鵲印常懸方拜爵於英年龍韜夙授旌節方懸
鼓三軍而敵愾金湯永奠登萬户於恬熙於是三楚移
麾七閩坐鎮令行霜肅籌邊傳刁斗之嚴操勵冰清律
巳絕脂膏之潤方謂壯猷是寄何期良帥云殂軫爾成
勞沛茲渥典特頒諭祭用慰幽靈於戲被以絲綸巳賁

旂常之寵陳茲牲醴適訓尊俎之勲

浙江提督陳世凱碑文

朕惟國家撫安方夏綏靖疆隅必備韜畧之臣以重干城之寄故生則任隆専閫没則榮被貞珉所以示酬庸昭優䘏也爾陳世凱雄才克奮武略深嫻擐甲先登靖甌江之洶浪提戈轉戰過閩嶠之餘氛功屢著于折衝志惟勤乎報國眷茲威績寵以元戎海邦施控馭之方幕府握從容之算牙旗晝静氣肅三軍畫角風和春融萬井方有資于重鎮遽莫挽乎沈痾軫悼良深嘉名宜賁特賜謚曰敏襄於戲百戰勲高毅魄激秦鞬之氣九原恩遠榮施增窀穸之光勒此豐碑昭茲弈禩

含經堂別集卷上

含經堂別集卷上

含經堂別集卷下

墓誌銘

含經堂別集卷下

崑山徐　元文　立齋著

議

孝懿皇后謚議

臣等竊惟厚壤安貞儷乾符而作則夕暉朗照配羲曜以齊明繄宮壼之揚芬宜丹青之永煥洪惟
太行皇后德昭淑慎性秉柔嘉慶衍螽門早承休於蘭掖祥鍾戚畹還振采於璇闈佐養晨昏承歡無間居心慈愛鞠育惟均節儉持躬彰素風於綈練端莊涖下協雅度於珩璜方慈諭之褒揚褘衣初御乃芳型之彫謝椒殿長辭惟茲六行貽垂永作千秋令式臣等均依坤

載共聞徽音謹按謚法慈惠愛親曰孝温恭賢善曰懿
皇后孝德光昭懿範懋著臣等博參輿論詳考彝章恭
擬
尊謚曰孝懿皇后爲此具本謹具奏聞

碑

大清國與鄂羅斯國議定疆界之碑
皇帝撫有天下殊方重譯罔不賓服師武既揚文教亦
訖蕩蕩巍巍以成大一統之治惟鄂羅斯國在黑龍江
西北陲夙嘗通使效貢後其邊人弗戢潛入雅克薩築
城以處擾我屬部獵戶使我獵戶弗寧厥居于是　廟
謨柔遠先之以文告既不共命則移偏師攻其城克之

惟
皇帝德並天覆神武不殺所獲之俘悉縱遣且資之
舟車餱糧俾返其所　王旅旣旋抄略未已用興師復
圍其城彼乃遣使講好請定疆域康熙二十有八年夏
皇帝遣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等至于尼布潮之地宣
布德意鄂羅斯國使者費岳多羅額里克謝等皆悅服
相與畫疆定界使我邊人與其國人分境捕獵期永永
輯睦無相侵軼約旣定勒之貞石以昭大信垂諸久遠
專條列如左
一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即烏倫穆河相近格
爾必齊河爲界循此河上流有石大興安嶺以至于

海凡嶺南一帶流入烏龍江之溪河盡屬我界其以
嶺北一帶之溪河盡屬鄂羅斯國界

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爲界河之南岸爲我
屬河之北岸令爲鄂羅斯屬其南岸之眉勒爾客河
口所有鄂羅斯房舍遷移北岸

一雅克薩之地鄂羅斯所治之城盡行除毀所居鄂羅
斯人民及諸物用聽撤往察汗汗之地

一兩國獵戶人等毋許越界如有一二小人擅自越界
捕獵偷盜者即行擒拿送所在官司準所犯輕重懲
處若十數相聚持械捕獵殺人搶掠者必奏聞即行
正法雖有一二人犯禁兩國仍相和好毋起釁端

一從前我國所有鄂羅斯之人及鄂羅斯國所有我國之人仍留如舊不必遣回嗣後有逃亡者一不許收留即行送還

一和好旣定以後一切行旅有準令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

公牒

國子監條約

爲申嚴條約事本廂謬膺　簡命忝掌成均深懼不克負荷有虛

聖天子作人盛意今幸滿漢東西兩廂同心共事務相淬厲修舉廢弛一切事宜應次第施行先將條約數端

開列如左

一端士習士子首先品行若跅𨁮放蕩自致暴棄縱文采可觀本之不存枝葉安附況諸生一入橋門冠服遂同鄉舉循名責實可不知所奮發自今各宜恪守準繩言方行矩敦厲實學以成偉器其有踰閑越檢與聞外事及縱飲樗蒲狹邪遊冶者本廂訪知或聽堂呈報輕則壓沓撤銷重則　題參褫革決不使莠草滋蔓以妨嘉植也

一正文體文章自有體裁以昌明博大和雅純粹者為主才氣超卓伉爽不羣者次之若蹐駁凌亂及萎薾不振者定置末等諸生果能熟覽經書精心典籍自

然知識日進學問日充發爲文章定有儒者氣象本廂厚望諸生不徒以文士期待若玩愒歲月優游邸舍掛名冐監應試一二次便思咨送考職此道甘若毫末之知眞所謂自甘不肖者也其痛戒之

一繩贘學坐監年月自有定規告假依親並設程限今諸生甫一到監即具呈求假或私回原籍踰一二載來京便自稱年滿妄覬出咨且有不俟撥班竟爾回籍者致鱣堂之上有師傅而無弟子深可歎恨自今考到監生後必歷過季考月課方準告假如有私自回籍者必行文坐名提取情面囑托斷不輕狥諸生擔簦來遊務求實益若貿然遽去殊非辟雍造士之

意其各警省毋忽

一嚴考試諸生學問優劣惟憑考課殿最頗聞校試之日傳遞倩代弊竇頗多甚且未經與試請託補卷一體求錄視同兒戲自今前項弊端察出定行處治其補卷者不收錄諸凡曳白不完卷及勦襲陳篇文理絕謬者黏出不準算考

一慎咨送肄業諸生必學成然後咨部向來視考較爲具文以橋門爲傳舍不論季考月課曾否足數年滿便求出咨或年甫數齡或文義全舛不自揣量妄冀一體咨送濫都姓氏使人厭鄙諸生獨不憤發乎自今悉照監期多寡按時計月如例考課其有考次闕

少年齒極幼及文義不通臨點不到者不準出咨

一重教習　國家設立官學原以作養八旗子弟選孝廉明經及國子生有才學者以充教習如古都講之比三年期滿從優受職不可謂不厚矣諸生須詳立條教訓誘官學生使之雍容嫻雅通古達今足備國家他日任使及應科第之選方於職業無負勿得視爲故事略不經心致煩詰問

一肅禮儀太學爲教化根本天下所則傚與郡邑黨庠不同況以教胄爲名貴游子弟俱受約束師嚴道尊非可姑息容隱自今遇應行典禮諸生各遵儀注以行凡兩廂朔望釋菜諸生俱宜齊集如有不到責在

該堂路值兩廂輿騎及各廳堂師長俱須下馬拱立
道左務期繩趨尺步以消傲僻驕惰之氣無論滿漢
監生有不遵規矩者定行懲責斷不優容以褻大體
一重專師太學分設六館以訓諸生生有常師師有專
責地相切也分相聯也乃聞邇者諸生情義渙散分
堂撥班僅存故事甚有自到監至出洛與本堂從未
謀面者虛存數教之名未得發蒙之益果皆不率教
之故邪抑各官誨誘無聞有以致之也自今六堂官
不時察考諸生其材品高下學問消長詳稽熟記以
憑本廂訪問至出洛之時各須當堂認識諸生宜敬
重師長虛懷求益有偃蹇縱肆抗不稟教者該堂據

實呈報立加處治

一勤講肄會講復講向有定規載在志籍班班可考向者圜橋之問儒官倚席學之不講吾所深憂今察照舊制刻期興舉務必講明經書要旨使人人貫穿通曉諸生有偷惰不到責在該堂本生罰令壓溜其講章及諸事宜應西廂裁定者仍候西廂詳酌施行

一飭書役衙門設有人役原以供繕寫文移奔走給使今聞監生到監出浴頗有書吏門皁借名需索招搖誆誘深可痛恨自今如有此等情弊許諸生據實稟陳自當直窮到底嚴加處治其各滌肺腸共圖改省若更不悛噬臍何及

以上各欵務在切實施行自在監諸生及各役人等期各遵守毋得視爲常談因循舊習抗違條敎致干詰究須至示者

都察院告示

都察院爲特飭五城嚴拿光棍以清　輦轂靖民生事從來犯罪之人多有誤罹禁網獨至光棍皆故作姦慝毒害善良　朝廷立禁甚嚴科罪最重乃恣不畏死猶然橫行糾黨嘯羣布局設網大約多串結旗棍相倚作姦或裝成事欵或勒寫契券或誘買人口或架揑人命或掯逃索賄或誘賭騙財或專霸行業或窩頓土妓或因事訛詐或借債盤折或行凶肆毆或唆訟逞姦或姦

占婦女幼童或挾制官司詞訟又或游棍遠來不知蹤跡或書役年滿罔利衙門甚至衣冠之類亦慣為之心事非一途人非一種蛇蝎之毒不退不休鬼蜮之情難摹難測本院持綱肅憲務在翦惡鋤姦偽能革行洗心即是良民善類如無悛悔 國典攸存除已劄行五城御史嚴加體訪務絕姦源外合行示仰該司坊官及總甲人等務須時時切實體察嚴行拿解該城立加究處毋或玩縱自取罪戾至於當路行兇之人如各城御史巡見即行擒拿交該城御史究處不得以地非本城輒置弗問本院已行劄飭司坊各官俱宜遵悉此係察拿光棍事理務在必行勿視為泛常須至告示者

申飭鹽政劄

爲鹺政弊壞日甚特劄行申飭以蘇商困以肅臺綱事照得巡鹽特差御史原以官稱風憲必能剔弊披姦豈可身厠霜臺自罹禁網況自軍興以後額課屢增轉運艱難商本耗竭膺斯任者宜滌除陋弊加意撫綏恪守憲章俯恤商困庶不致積鹽引得以裨濟軍需乃開風弊未釐新酬莫試反裒而負竭澤爲漁以振綱肅紀之官竟成牟利營私之地人人可得指摘在在悉貲彌縫其何以振繡豸之威名揚栢臺之風采耶今與各差御史相期砥礪整頓力行嚴飭鹽屬各官洗心改轍務期一新規畫澄源潔流　國計斯存憲綱具在本院忝居

衆率敢不告誡殷殷倘舊習不除自甘猥下行私恣便
長轄容姦厥訪得眞即白簡從事勿謂言之不預也所
有申飭事宜開列于後

一鹽課之額兩淮倍多鹽政之弊亦兩淮倍甚往年加
徵私派經督撫題首屢形章疏累奉　嚴綸今日久
事弛併無所司官吏及商總承差交手行私通同苟
派明扣商引暗取陋規其名則取分釐其實遂累千
萬商困不恤長此安窮今宜實實革除不得巧借名
色及將承差立作發收致滋弊竇并須通行曉示勿
使姦商蠹役得以指稱影射其餘各差凡有弊端亦
應一概禁絕名節一壞不可復收各須愼之

一風憲之官體統森肅乃藉商綱圖利遂爾優假多端接膝私談居然入幕以致姦商放恣侵蝕窮商嗣後應振威稜痛除宿習

一民間詞訟有關鹽課必非得已者方可讞理一二其他獄訟自有司存乃惡棍姦商往往興風造波駕詞誑訐或受膚愬或狗請託濫准濫差舉手甚易而閭閻絲擾遂致破家前固有因而敗名以干禁網者切宜戒之

一鹽觔秤掣分毫皆關 國課務須親臨查驗勿濫行委官及令衙役干預以滋弊竇

一御史有建言之責民生利病平時尚爾盱衡何況身

在皇華親知疾苦聽別所及有當爲部下人民請命者宜各留懷以待還　朝敷奏

以上各欵須各各遵守勿視爲泛常以負　朝廷任使并虛本院惓惓戒諭至意爲此特劄該差知照須至劄付者

合經堂别集卷下